

俄国教科书问题

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宗教教科书问题： 症结与实质

戴桂菊

【内容提要】伴随着宗教在新俄罗斯的复兴与发展，宗教课程重新走入了俄罗斯世俗学校的课堂。相应地，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宗教教科书问题也变得日渐突显。近二十年来，俄罗斯东正教会与社会各界一直就世俗学校宗教教科书的内容和教学目的等问题争论不休，各持己见。俄罗斯国家政权的干预促使宗教培养类教科书成为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德育必修教材。考察宗教教科书进入俄罗斯世俗学校的过程对于认识无神论和有神论思想的影响在新俄罗斯的生长大有助益。

【关键词】俄罗斯 世俗学校 宗教教科书 教学目的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2) 03-0028-0008

苏联解体 20 年来，新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宗教复兴。截至 2012 年 1 月 1 日，俄罗斯由司法部正式注册的宗教派别有 67 个，宗教组织达 2.4 万个。俄罗斯最大的宗教——东正教占全国注册宗教组织的 56.6%^①，东正教教徒人数占国民总数的 70% 左右^②。俄罗斯的宗教复兴不仅表现为教派的增多和宗教组织规模的扩大，而且体现为宗教信仰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苏维埃时期，国家“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市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③。当时，在其世俗学校中，根本不存在以培养宗教信仰为宗旨的宗教教育（*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如今，与宗教相关的教育已经遍及俄罗斯全国各级（联邦级和地区级）世俗学校。其中，由宗教组织创办的宗教学校主要

负责宗教培养（*религиоз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工作，而俄罗斯各级世俗普通教育机构则主要承担宗教学教育（*религиовед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任务。不过，近年来，俄罗斯宗教学校与世俗学校在宗教课程教学中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宗教学校纷纷开设宗教社会学、宗教文化学和宗教历史学等宗教学课程，世俗学校也陆续启动了宗教神学和信仰培养类课程。对于前者，俄罗斯社会各界并

① 这一组数据源自国际文传电讯社于 2012 年 2 月 1 日公布的俄罗斯司法部统计数字，<http://www.interfax-religion.ru/?act=news&div=44024>

② 全俄分析机构列瓦达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有 70% 的受访者称自己是东正教教徒；2011 年，东正教教徒的比例为 69%。<http://www.levada.ru/print/26-09-2011/religioznaya-vera-v-rossii>

③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 年 1 月 23 日，第 9 条。参见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5 页。

【作者简介】戴桂菊，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没有提出异议，然而对于后者，却反响强烈。至今，反对世俗学校开设宗教课的俄罗斯国民仍大有人在。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宗教教科书问题上。本文试图通过对俄罗斯社会各界在世俗学校宗教教科书性质、内容、教学法以及教学目的等方面的态度分析，揭示俄罗斯世俗学校宗教教科书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对该问题的实质作一探讨。

一、旧俄宗教教材“重返”世俗学校所引发的非议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改革过程中，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热潮。受其影响，俄罗斯的政教关系出现了“回暖”。尤其是在苏联举行“罗斯受洗一千年”（Тысячелетие крещение Руси）庆典活动（1988年）以后，俄罗斯大众媒体中肯定传统宗教的信息骤然增多。以此为契机，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为恢复其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而努力。1990年6月8日，即阿列克塞二世（Алексий II，1990～2008年任职）当选牧首的第二天，俄罗斯东正教会便向国家立法机构提出申请，要求“赋予东正教会在世俗学校中讲授宗教选修课的权利”^①。同年10月25日出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信仰自由法》规定，“教义讲授和宗教培养（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вероучения и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工作可在非国立教学和培养机构中以私人方式在家庭中或者在宗教团体中进行，也可以按照公民的意愿由正式注册的宗教团体代表在各种学前机构、教学机构和组织中以选修课的方式进行”^②。这就客观上为宗教课进入世俗学校提供了方便。

1992年秋，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些神甫和教徒积极分子在征得个别世俗中小学校长同意后，开始以校级补充课程的形式为学生们讲授旧俄时期的宗教课（Закон Божий，亦称“神学课”）。当时所使用的教材版本不一，其中较有名的是至今仍在俄罗斯东正教神职学校被普遍使用的《宗教课》教材。该教材由俄侨东正教神职人员谢·斯洛鲍茨基（С.Слободской，1912～1971年）在美国以教会斯拉夫语写成，书中配有大量插图，适合家庭和学校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课》教材在俄罗斯多次得到再版。这是一部典型的阐释东正教教义和信仰学说的教材，作品开篇便宣称“世界是

由上帝创造的”^③。在结构安排上，该教材与旧俄时期的同类教材也没有什么区别。它通过五个章节阐述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概念、基督教祈祷的类型和寓意、《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的主要章节、基督教生活和信仰的教规和要义以及东正教会的祈祷及圣事礼仪等内容。

然而，该教材的使用却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普遍不满。枯燥的神学内容和晦涩难懂的教会斯拉夫语表述形式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家长和教师也因历史上对神职人员的成见和现实中学生负担的加重而表现出极大的反感。信奉其他宗教的俄罗斯国民更是义愤填膺，他们对东正教向世俗中小学的扩张提出强烈抗议。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1994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④以宪法规定的“俄罗斯国家具有世俗性”（第14条）和俄联邦《教育法》规定的“国立和市立教育机构具有世俗性”^⑤为依据，禁止在世俗学校讲授宗教课和使用神学教材。

二、东正教会推广东正教文化基础教材所招致的质疑

面对非议，俄罗斯东正教会并没有退缩。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利用雄厚的实力协助叶利钦总统成功获得连任，从而博得了国家决策层的信任。正因如此，俄罗斯东正教会才有机会直接参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1997年9月生效）的制定工作。该法继续为宗教课走入世俗学校的课堂开绿灯，该法律明确规定：“应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求，经儿童本人同意，允许宗教组织对国立和市立教育机构的在读儿童进行普通教育大纲以外的宗教教育。”^⑥

^① Избрание интронизация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Алексея II, http://www.na-gore.ru/articles/izbranie_patr_alex.htm

^② О свободе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й, Закон РСФСР от 25 октября 1990 г., статья 9. // Ведомости съезда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РСФСР. 1990. № 21. С.240.

^③ Протоиерей Серафим Слободской: Закон Божий для семьи и школы со многими иллюстрациями, 4-е издание, Москва, 1991, С.15.

^④ 2004年3月9日前称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之后称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简称俄罗斯教育科学部）。

^⑤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1992年7月10日版第3266-1号（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от 10 июля 1992 г. N 3266-1），第1章第2条第4款，<http://mon.gov.ru/dok/fz/obr/3986/>

^⑥ 俄罗斯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第1章第5条第4款。参见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1997～1999年，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一些联邦主体合作，依靠当地财政再次将东正教信仰课引入中小学。当时，各地宗教课的名称可谓五花八门，如“东正教基础和价值观”、“东正教文化基础”、“神学选修课”、“东正教文化和道德基础”、“宗教史”和“东正教基础选修课”等等。不过，推广东正教课程的实际效果依旧不佳。1998～1999学年斯摩棱斯克州地方自治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那里有51%的城市中小学生和54%的乡村中小学对东正教课程持否定态度，赞成者仅占15%和8%^①。为了将东正教课程向全国中小学推广，俄罗斯东正教牧首阿列克塞二世于1999年12月9日向各主教区负责人发出通报：“如果在传授东正教神学基础时遇到困难，就把这门课称做‘东正教文化基础’吧，这样不会引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世俗学校教师和校长们反对。”^②从此，这门具有宗教培养性质的“东正教神学”课被包装成“东正教文化基础”（*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课。

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政教关系继续发展。俄罗斯东正教会紧跟总统步伐，明确表示支持普京并与亲总统党——统一俄罗斯党的路线保持一致。和谐的政教关系成为东正教会在俄罗斯世俗学校推广宗教课程的重要前提和保障。2002年10月，俄罗斯教育部向全国中小学下发了关于东正文化基础课教学示范内容的通知。通知首次将东正教文化基础课作为补充课程列入俄联邦普通教育教学计划并建议在11年制中小学全程开设。2002～2003学年，俄多数联邦主体的世俗中小学都以州级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了东正教文化基础课。在该课程试行过程中，各联邦主体陆续推出一大批相关教材和教参。其中，影响最大且争议也最大的当属莫斯科市第1148中学副校长阿·博罗吉娜（А.Бородина）编写的教材《宗教文化史：东正教文化基础》（《Истор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这是一部针对俄罗斯世俗普通中学、一般重点中学和高级重点中学编写的宗教教材，使用周期为11学年，每周1学时。该教材包括小学篇（题为“宗教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初中篇（题为“东正教文化和基督教历史”）和高中篇（题为“世界的宗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均按照年级顺序设计了若干专题。尽管作者一再强调“她不是从宗教角度，而是从宗教知识的角度来描绘东正教文化

的”^③，但是，整部教材充溢着一位教徒对东正教信仰的偏爱之情。比如，作者强调“基督教是世界的救主和全人类的拯救者”^④、将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对祖国的态度比喻成“对圣母之屋的态度”^⑤等。按照作者的说法，本教材试图“通过认识俄罗斯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来加强孩子的精神道德培养”并“使东正教伦理观在家庭中得到弘扬”^⑥。这些论调引起俄罗斯人权组织和非东正教教徒们的极度反感。2002年6月18日，俄罗斯“维护人权”社会运动领导人列·波诺马廖夫（Л.Пonomarev）向俄罗斯最高检察院起诉这本教材，指控它“粗暴地践踏了国家的世俗性原则和公立学校教育的世俗性原则，侮辱了俄罗斯国民的民族和宗教感情，还煽动起民族和宗教敌对情绪”^⑦，并要求取消其教材资格。俄罗斯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代表也发出了同样的谴责声。不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宗教教育和教理部却对该书大加赞赏，认为其价值在于“对东正教信仰在俄罗斯文化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东正教在俄罗斯文化进一步发展中的精神与道德意义进行了揭示”^⑧。尽管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至今没有把这部教材列为俄罗斯世俗学校的指定教材，然而，事实上该教材已经在全俄各地世俗中学被广泛使用。

宗教课程和教材向世俗中小学的渗透也引起了俄罗斯自然科学家的不安。2004年2月9日，在普京主持的俄罗斯总统科学和高科技委员会会议上，俄罗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维·金兹堡

① Митрохин Н.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осква, 2006, С.361.

② Письмо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Алексия II всем епархиальным преосвященным от 9-го декабря 1999 г. №5925. <http://www.r-komitet.ru/vera/54.htm>

③ Репортаж: ОПКизатор-практик Алла Бородина и удивленный муфтий.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на тему «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светской школе: за или против» в пресс-центре РИА Новости 26 сентября 2006 г., <http://www.portal-credo.ru/site/?act=news&id=47799&type=view>

④ Бородина А.В. История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Учебник для основной и старшей ступеней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школ, лицеев, гимназий. Программа, Москва, 2002, С.12.

⑤ Там же. С.21.

⑥ Там же. С.5.

⑦ Заявление Объедин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 защиту евреев в бывшем СССР по поводу ситуации с учебником А. Бородиной “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т 03.06.2003г., <http://www.religare.ru/document4850.htm>

⑧ Заключение экспертизы отдела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ПЦ учебника А.В. Бородиной, Отдел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катехизации Святейшего Синода РПЦ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 №. 97 ПР 5/01.18.04.2001г., <http://borodina.mrezha.ru/arhiv-opk/index.php>

(В.Гинзбург, 1916 ~ 2009年)首次直接向总统表示：“不能容忍俄罗斯中小学讲授宗教课(Закон Божий)”，并建议总统“委托科学院和其他组织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①。两个月后，普京颁布了第757号总统令，委托科学院和相应社会部门商讨在世俗学校讲授各主要世界宗教的历史和文化基础(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основы ведущих мировых религий)课与教材问题。2004年11月9日，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成立了由副部长挂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学者代表参加的“世俗学校讲授主要世界宗教历史和文化基础课程”工作小组，专门落实该课程讲授和教材编写等事宜。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部长安·富尔申科(А.Фурсенко)强调，俄罗斯世俗学校开设的宗教历史与文化基础课是一门世俗课程，只能由世俗教师任教。并且，“应当把东正教文化基础课放在世界宗教史教程中开设”^②。至此，世俗学校的宗教课和教材事务被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

然而，科学界的反对丝毫没能阻止俄罗斯东正教会向世俗学校输出宗教课的进程。2005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制定第二代普通教育国家标准(Госстандарт общ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тор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并拟于2011年9月1日在全国推行。为了将宗教课纳入第二代普通教育国家标准和教学大纲，自2006~2007学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库尔斯克、卡卢加、别尔哥罗德和萨拉托夫等州合作，将那里中小学的东正教文化基础由选修课升格为必修课，由神职人员授课。当时，在俄罗斯世俗国立和市立学校学习东正教文化基础教程的学生多达50万~60万人^③。教权主义在世俗普通教育机构的扩张再次激起俄罗斯护法者、无神论者和广大非东正教教民的抗议。2007年7月，包括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俄罗斯10位著名科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联名上书普京，痛斥东正教会将东正教文化基础课作为必修课在俄罗斯世俗学校中推广，并认为“这是一种东正教沙文主义行为”，其后果“不是促进国家团结，而是导致国家分裂”^④。针对学者的质疑，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违背国家与教会分离的宪法原则”，俄罗斯世俗中小学的宗教课教学“不得以命令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推行”^⑤。另外，普京还强调，应当以“俄罗斯四种传统宗教(即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的精神来培养和教育孩子”，而不是仅仅依靠东正教精神。2008年2月

14日，受东正教会指使，国际文传电讯社刊发了俄罗斯227名博士和副博士致普京总统的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东正教文化基础课进入世俗学校。3月12日，一封由798名博士、副博士和351名无学位人士联名的“致俄罗斯联邦总统呼吁书”公之于世。作为对前一封公开信的回击，呼吁书恳请总统“履行保障宪法的职责，阻止东正教会在世俗学校推广东正教文化基础课”^⑥。直到普京总统第二任期结束，俄罗斯世俗社会与东正教会之间就世俗学校宗教课问题的争论依然有增无减。

三、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试点所带来的争论

2009年1月27日，都主教基里尔(Кирилл, 1946年至今)登上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最高权力的宝座。此后，宗教课向俄罗斯世俗学校的推广出现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位谙熟世俗事务的东正教牧首利用与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私交以及总统对东正教的信仰偏爱，联合其他传统宗教领导人督促决策层尽快立法，以便在俄罗斯世俗中小学第二代国家标准出台以前，将宗教课作为必修课纳入其中。在以东正教会为首的俄罗斯传统宗教组织共同努力下，2009年7月21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接见俄罗斯传统宗教的领导人时，明确表示“支持在世俗中小学开设宗教历史与文化基础必修课的建议”^⑦。同时，总统要求自2010年4月1日起在一些联邦主体进行宗教文化基础、宗教史和世俗伦理基础等必修课程的试点，以便使家长能够从东正教、伊斯

① Лесков С.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грант в 2000 рублей - это дискредитация идеи, «Известия», 2004.2.№ 6(2442), С.2.

② Белоус Е. Фарисей от религии, 11.11.2004, <http://www.pravda.ru/world/11-11-2004/48775-орс-0/#>

③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社会信仰自由与宽容委员会所作相关调查报告的初步结果，<http://www.oprf.ru/structure/commissions2006/11/materials/1896>

④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президен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Путину, 24 июля 2007 года, http://www.atheism.ru/library/Other_100.phtml

⑤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школах должно быть факультативным//Новости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5.09.2007. <http://www.regions.ru/news/2097535/>

⑥ Обращение к президенту РФ в связи с планами введения в школах курса “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http://www.sakharov-center.ru/news/2008/0312.php>

⑦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поддержал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в школах истории и основ культуры религии, 21.07.2009, <http://archive.kremlin.ru/text/themes2009/07/219993.shtml>

兰教、犹太教以及佛教文化基础课中为孩子选择其一进行学习。关于课程的讲授方式，总统强调这门课程必须由世俗教师来讲授。经过宗教人士和世俗官员共同商讨，进入世俗中小学的宗教必修课最终被命名为“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Основы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культур и светской этики）课。2009年10月6日，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出台了俄罗斯国民初等普通教育国家标准。其中，俄罗斯各民族精神道德文化基础课（即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课）作为必修课被列入教学计划中。

2009年12月，一个由俄罗斯各教育机构和传统宗教的学者组成的教材编写集体开始工作。2010年4月，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出版。该教材包括东正教文化基础、伊斯兰教文化基础、犹太教文化基础、佛教文化基础、世界宗教文化基础和世俗伦理基础六个模块，每个模块单独成册，每册书总学时为34小时，分别在世俗中小学的小学阶段四年级下半学期和五年级上半学期开设，周课时为1小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和兴趣，选择其中一个模块进行学习。2010年4月1日，俄罗斯正式在19个联邦主体的11年制世俗中小学进行课程和教材试点。

由于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的出版周期过短，许多模块的教材都是在相关现有教材基础上仓促加工而成的。比如，东正教文化基础模块使用的就是东正教神职人员、莫斯科神学院教授安·库拉耶夫（А.Кураев）于2009年8~11月完成的“东正教文化基础”教材手稿。2009年8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向普京总理发出委托书，吩咐俄罗斯政府在世俗中小学组织好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课的开设组织工作并妥善解决资金问题。此后，俄罗斯各传统宗教便开始了宗教教材的编写工作。其中，东正教会还专门成立了以牧首基里尔为首的“东正教文化基础”教材编写委员会，库拉耶夫教授是其中的编委，他主编的“东正教文化基础”教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该教材包括17讲，编写体例与旧俄时期的神学教材相仿，主要内容是向学生传授基督教的基本原理和东正教教规教义，教学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信仰上帝、信仰基督学说，相信基督的受难与复活”^①。

还在库氏“东正教文化基础”教材被纳入俄罗斯联邦级教程“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之前，俄罗斯教育科学院（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就对其手稿进行了鉴定。鉴定书认为，

该教材充斥着大量的宗教祈祷词和教会专业术语，没有提及东正教文化与其他世界性宗教文化的任何联系。因而，“教材的内容不具备文化性质，而是带有明显的信仰说教色彩，这是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②。鉴定的结论是：该教材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目的上，都不适合于世俗学校四、五年级学生使用，它只能用于“对东正教怀有特殊兴趣的学习者作补充参考资料”^③。对于专家们的质疑，俄罗斯东正教会可谓置若罔闻。2009年12月28日，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向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正式推荐库氏教材作为“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材东正教模块的教科书。

有关“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其他模块教材的社会反馈意见与东正教文化基础教材大致相同。比如，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尼·卡娜耶娃（Н.Канаева）研究员认为，佛教文化基础教材“将佛教完全归结为喇嘛教”，教材的内容“不准确且带有布道色彩”^④。另外，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该课程各模块教材的语言对于四、五年级的小学生过于生僻、枯燥，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按照信仰属性来讲授宗教课带有明显的弊端，不利于培养俄罗斯下一代公民的宗教宽容性；教材的授课时间安排（在四年级下半学期和五年级上半学期开设）也不科学，由于中间被暑假隔开，两个阶段的知识难以衔接，等等。2010年10月12日，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社会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对“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的初步试用结果进行讨论。委员会出具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的六个模块中，选择人数最多的是世俗伦理基础教材，占试点地区四、五年级小学生总数的60%以上^⑤，而一向被东正教会吹捧的东正教文化基础教材并没有受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在分析各试点地区提供的材料之后，专家们一致认为：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试点第一阶段存在的

① Кураев А. 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4-5 классы: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М., 2010, С.62.

② Документ: Реценз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 рукопись учебника Андрея Кураева “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Портал Credo.Ru, 08.12.2009.

③ Там же.

④ Канаева Н. Экспертное заключение на учебник «Основы будди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курса «Основы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культур и светской этики», 18.02.2010. <http://iph.ras.ru/page52623242.htm>

⑤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обсудил первые итоги апробации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учебного курса “Основы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культур и светской этики”. 12.10.2010., <http://mon.gov.ru/press/reliz/7801/>.

最大问题是“专业师资短缺和教材不完备”^①。

尽管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抨击，俄罗斯官方却始终与东正教会立场一致，双方都竭力支持这一课程在全国世俗中小学推广。2011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参加东正教会举办的“东正教罗斯”（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Русь）展览时，称赞近年来在世俗小学推行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的尝试是一个“创举”。针对社会上的非议，总统表示，尽管存在着一些“复杂情况”，“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仍将于明年（即2012年）在全国所有联邦主体普及”^②。随后，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社会委员会组织各传统宗教的代表和教育部官员对该教程的试用情况再度进行讨论。按照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副部长伊·列莫连科（И.Реморенко）提供的数据，截至2011年11月，俄罗斯共有21个联邦主体的48万名四、五年级学生参加了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的试点工作，参加试点的学校达9980所。在该教程的六个模块中，使用人数最多的依然是世俗伦理基础教材，占试点人数的42%^③。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一改以往对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教材的不满态度，竟然肯定“教程的试用是成功的”^④。此外，除了对未来开设该课的时间和课程模块间的联系等问题提出技术性的建议，与会者对教材的内容和导向性缺陷均闭口不谈。显然，委员会在有意回避问题并尽力与官方的主基调保持一致。2012年1月28日，俄罗斯政府出台了《关于2012～2013学年将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在俄罗斯联邦全国普通教育机构推广的措施计划》^⑤。按照这一计划，自2012年9月1日起，宗教基础和世俗伦理教程将在俄罗斯所有联邦主体的世俗学校作为必修课全面启动。

四、几点思考

近二十年来，世俗学校的宗教教科书问题一直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与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和敏感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由苏维埃时期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转变成当今以有神论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尽管俄罗斯宪法明确规定“俄罗斯国家具有世俗性”和“俄罗斯国民教育具有世俗性”，然而宗教教育进入俄罗斯世俗教育体系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俄罗斯东正教会向世

俗学校输出宗教课程和宗教教材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一直伴随着来自社会的阻力和抵制。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在俄罗斯引发争议的世俗学校宗教教科书均为宗教培养类教科书，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宗教教科书的内容和教学目的上。由于这类教科书出自宗教人士或虔诚教徒之手，教材内容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和教义宣传性质，教学目的不是向俄罗斯未来一代公民提供有关宗教的人文知识，而是进行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熏陶，因而俄罗斯许多国民对这类教材不信任甚至反感态度，他们担心这种说教式的宗教教科书会对孩子的世界观形成造成不良影响。从本质上讲，宗教教科书进入俄罗斯世俗学校的过程是一个有神论冲破无神论的阻力并再次登上俄罗斯世俗教育舞台的过程，其间充满了教会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一）宗教教科书之所以能够进入俄罗斯世俗教育体系，首先得益于国家政权的支持

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进入了一个政治转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俄罗斯对其宗教政策也作出了重大调整，由苏维埃末期的承认和限制宗教转向利用和扶持宗教。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滑坡不断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日渐下降，车臣战争使本来就糟糕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为了稳定社会情绪，叶利钦开始主动接近东正教会，利用后者的宣传和舆论功能顺利获得了总统连任。作为补偿与回报，俄罗斯决策层为东正教会进入世俗教育体系提供了相应的政策保障。

普京上任的“三把火”之一便是治理车臣。为了加强宗教信仰的精神凝聚力，俄罗斯东正教会及时派神职人员奔赴车臣战场，这一举动深得普京欣赏。别斯兰恐怖事件（2004年9月）发生后，以

①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обсудил первые итоги апробации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учебного курса “Основы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культур и светской этики”.

② Коробов П. Дмитрию Медведеву показали православную выставку. <http://www.religare.ru>, 07.11.2011.

③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при Минобрнауки России обсудил итоги апробации учебного курса “Основы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культур и светской этики”. 07.11.2011., <http://mon.gov.ru/press/reliz/8993/>

④ Там же.

⑤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 Плане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введению с 2012/13 учебного года во всех субъект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учебного курса для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Основы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культур и светской этики” от 28 января 2012г., <http://www.pravo.gov.ru/laws/acts/8/5652451088.html>

东正教会为首的俄罗斯传统宗教领导人及时作出反应,强烈谴责宗教极端行为,呼吁政权加强对国民的精神道德培养,从而为俄罗斯决策层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此外,为突出全民统一的力量,俄罗斯东正教会还于2005年主动提议将旧俄时期的宗教节日——喀山圣母日定为俄罗斯的国家节日“人民统一日”(День народного единения)。教会的行为赢得了普京总统的信任,因而在普京第一个执政时期,国家政权继续为宗教课在俄罗斯世俗学校推广提供方便。

梅德韦杰夫总统是苏联末期伴随着宗教复兴过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入主克宫以前,他曾经负责宗教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与以基里尔为首的东正教会上层有着牢固的交往基础。在他执政期间,俄罗斯曾遭到俄格战争引发的西方非议、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以及首都地铁和机场恐怖行为的袭击。每遇逆境,东正教会总是作为俄罗斯社会道德的载体最先表态,始终坚持与国家政权荣辱与共。作为一名东正教教徒,梅氏对东正教会的配合感到投缘。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对世俗学校的学生加强精神道德培养的必要性。梅氏执政期间,国家不仅促成了宗教课作为必修课程进入全国世俗中小学系统,而且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将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作为指定教科书在全国世俗中小学推广。国家政权的支持是宗教课程进入俄罗斯世俗学校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二) 宗教课程进入世俗学校的原动力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

旧俄时期,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紧密交织,教会承担了国民宗教教育的全部任务。宗教课不仅在教会学校中开设,而且遍及国民教育部属的各类学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宣告政教分离,并且剥夺了东正教会的法人地位,还将其从教育系统剔除出去。失去了经济命脉和精神阵地的东正教会对苏维埃政权耿耿于怀。因此,苏维埃时期国家政权与东正教会之间长期保持着一种看似分离实则对立的关系。苏联解体前夕,随着国家政权对宗教组织态度的好转,俄罗斯东正教会便率先向国家决策层提出了在世俗学校恢复宗教教育的要求。

新俄罗斯独立初期,长期受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俄罗斯国民对宗教教育一时感到难以接受。考虑到

向世俗学校大规模输出宗教教育存在着实际困难,俄罗斯东正教会便联合俄罗斯中央地区几个以俄罗斯民族为主的行政主体,利用那里东正教教徒多的优势,开始了恢复宗教课的零星尝试。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宗教补充课程一时被国家教育部叫停。于是,东正教会便多方努力,试图使宗教课再度走进世俗学校的课堂。一方面,借助于宗教组织的舆论功能向全社会宣传宗教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东正教神学课名称改头换面,使之以国民容易接受的名称(即东正教文化基础课)进入俄罗斯世俗学校。与此同时,东正教会还紧跟世俗政权步伐,通过迎合决策层获得了国家的政权支持。这样,自20世纪末开始,宗教课作为州级选修课迅速在俄罗斯世俗中小学推广。

如今,俄罗斯东正教会已经牢牢掌握俄罗斯世俗中小学的宗教教育阵地。东正教牧首基里尔在多种场合将“教育(образование)”一词的含义解释为“在人中恢复神的形象(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браза Божия в человеке)”^①,以此来突出东正教神学教育在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整体来看,宗教课在俄罗斯世俗学校经历了一个从地区补充课到州(市)级选修课,再到联邦级必修课的发展过程,每一次进展都离不开东正教会的努力。受切身利益驱使,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世俗学校恢复宗教课的主要推动者。

(三) 社会各界的阻力延缓了宗教课走入世俗学校的进程

纵观俄罗斯东正教会向世俗学校输出宗教课程和宗教教科书的历程,每一次受阻均由社会各界的抵制使然。1991年,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徒仅占国民总数的31%,非教徒却高达国民总数的61%,另有6%的人对此表示“难以回答”^②。教徒和非教徒的比例差异足以证明东正教会向世俗学校推行宗教课的阻力之大。自1992年起,随着传统宗教的复兴和新兴宗教的渗透,俄罗斯出现了教徒数量激增而非教徒数量大幅减少的态势。到2011年年末,俄罗斯东正教教徒与非教徒在国民总数中的比例分别转变为69%

^① Обращение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к педагогам: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браза Божия в человеке. <http://www.dvgimnazia.ru/obraz.htm>

^②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вера в России. Данные опроса Левада-Центр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26.09.2011. <http://www.levada.ru/print/26-09-2011/religioznaya-vera-v-rossii>

和22%^①。即便如此，依然不是所有的东正教教徒都拥护和响应东正教会的倡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于2011年1月28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只有一半的国民表示信任东正教会，有25%的国民表示信任牧首基里尔，有27%^②的国民说不出现任牧首的名字。事实上，俄罗斯人并不注重宗教生活。根据俄罗斯列瓦达中心提供的最近一次调查结果，俄罗斯只有31%的国民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近一半（47%）^③的国民从来不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至今只有30%^④的世俗小学生选择了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教程中的东正教文化基础模块作为学习对象，而世俗伦理基础则始终是该教程中最受欢迎的模块。

况且，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国民心目中都没有树立起很高的威信。旧俄时期，教会的贪婪和神甫的无知给国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恢复了法人地位的东正教会又在敛财和经商方面丑闻频发。俄罗斯的无神论者和非教徒人士对东正教会多持鄙夷态度，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对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过于亲密以及教会拥有巨额财产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就连东正教会的教徒也对教会人士和神职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怀有不信任感。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世俗学

校推行宗教课的过程必然会遇到社会各界的阻力。

20世纪90年代，来自俄罗斯社会的阻力一直呈强势状态，宗教课在世俗学校的推广进程缓慢。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国家政权的竭力扶持，俄罗斯东正教会向世俗学校输出宗教课的势头日渐增强。尽管其间曾因受到俄罗斯著名科学家群体的抵制而暂时搁浅，但是，随着这些无神论斗士的年迈及辞世，东正教会的强硬对手日渐减少。梅德韦杰夫总统对宗教文化和世俗伦理教程的直接“关照”又使教会的所有反对者感到无奈。综上，宗教文化和世俗伦理课最终得以在俄罗斯世俗中小学全面普及。

总之，研究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宗教教科书问题有助于了解新俄罗斯无神论和有神论思想影响的消长情况，对于考察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的整体变化轨迹也不乏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вера в России. Данные опроса Левада-Центр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②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Итоги двух лет церковного служения. Пресс-выпуск ВЦИОМ № 1676, 28.01.2011. <http://wciom.ru/index.php?id=459>.

③ Россияне о религии//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По данным Левада-Центра 2012. Вести.ru.20.04.2012.

④ Дуэль А. Почти половина школьников хотят изучать светскую этику, а не религиозную культуру//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1.11.2011. <http://kp.ru/daily/25785/2768516/>.

Religious Textbook Problems in Russian Secular Schools: Crux and Substance

DAI Guiju

Abstract: With the renaiss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new Russia, religious courses have come into the classrooms of the Russian secular schools. Correspondingly, the religious textbook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alient. In recent twenty years,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has argued with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about the contents of the textbook and the teaching aims and each sticks to his own view. The interference from Russian state power has made the religion-trained textbook become a required textbook for moral education of the secular schools in Russia. Inspecting the process of the religious textbook coming into the secular schools does a great deal of good in understanding the increase and decline of atheism and theism influence in new Russia.

Key words: Russia; secular school; religious textbook; teaching aim